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三十九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

晏殊

龐籍

孫恭孫

王隨

章得象

呂夷簡

子公綽公弼

張士遜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  
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

中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  
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二日  
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  
欺既成數稱善擢祕書省正字祕閣讀書命直史館陳  
彭年察其所與遊處者每稱許之明年召試中書遷太  
常寺奉禮郎東封恩遷光祿寺丞為集賢校理喪父歸  
臨川奪服起之從祀太清宮詔修寶訓同判太常禮院  
喪母求終服不許再遷太常寺丞擢左正言直史館為

昇王府記室參軍歲中遷尚書戶部員外郎為太子舍人尋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為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橐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即位章獻明肅太后奉遺詔權聽政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太后謂東宮舊臣恩不稱加給事中預修真宗實錄進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

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忤太后旨坐從幸玉清昭  
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罷  
知宣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  
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改資政殿  
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為三司使  
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加尚書左丞太后謁  
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殊以周官后服對太后  
崩以禮部尚書罷知亳州徙陳州遷刑部尚書以本官

兼御史中丞復為三司使陝西方用兵殊請罷內臣監  
兵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  
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  
利者悉罷還度支悉為施行康定初知樞密院事遂為  
樞密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中拜集賢殿學士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  
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  
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

意欲因羣材以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出歐陽修  
為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  
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宸妃墓沒而不言又奏  
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潁州  
然殊以章獻太后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  
輔臣例宣借者時以謂非殊罪徙陳州又徙許州稍復  
禮部刑部尚書祀明堂遷戶部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  
興軍徙河南府遷兵部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既平復

求出守特留侍經筵詔五日一與起居儀從如宰相踰  
年病寢劇乘輿將往視之殊即馳奏曰臣老疾行愈矣  
不足為陛下憂也已而薨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為恨特  
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篆其碑首曰舊學之  
碑殊性剛簡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愾急善知  
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殊為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為副  
使辭所兼詔不許其信遇如此文章瞻麗應用不窮尤  
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及



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選一百卷子知止為朝請大夫

龐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有宰相器調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為法曹遷大理寺丞知襄邑縣預修天聖編敕為刑部詳覆官擢羣牧判官因轉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借內侍楊懷敏羣牧覆奏乃賜一馬三日廼復借之數日而覆罷樞密掌機

命反覆乃如此平時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送中書樞密院近歲璽書內降寢多於舊無以防偏請杜倖門矣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毆府吏法當贖金特停任近作坊料物庫主吏盜官物輒自逃避以宮掖之親三司遽罷追究今日聖斷乃異於昔臣竊惑焉祥符令檢下稍嚴胥吏相率空縣而去令坐罷免若是則清彊者沮矣久之出知秀州召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遺詔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

又奏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進近列  
願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  
望宰相意獨龐醇之天子御史也為開封府判官尚美  
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  
人稱教旨下府者當杖內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  
得輒受數劾范諷罪諷善李廸皆寢不報反坐言宮禁  
事不得實以祠部員外郎罷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又言  
范諷事有不盡如奏諷坐貶籍亦降太常博士知臨江

軍尋復官徙福州轉運使景祐三年為侍御史改刑部  
員外郎知雜事判大理寺進天章閣待制元昊反為陝  
西體量安撫使坐令開府府吏馮士元市女口降知汝  
州徙同州就除陝西都轉運使文彥博鞫黃德和獄未  
上詔籍同案籍言曰德和退怯當誅劉平力戰而沒宜  
加恤其子孫又建言頻歲災異天久不雨宮中費用奢  
靡出納不嚴須索煩多有司無從鈎校虛實臣竊謂凡  
乘輿所費宮中所用宜務加裁抑取則先帝修德弭災

之道也今宿兵西鄙將士力戰弗獲功賞而內官醫官  
樂官無功勞享豐賜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無  
厚賚予專屬戰功寇不足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  
州俄兼鄜延都總管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明年改延  
州觀察使力辭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  
門安遠栲栳砦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  
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金明  
西北有渾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橋子谷寇出入之隘道

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砦於谷旁數募民耕種  
收粟以贍軍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  
亡地築十一城及開化名平戎道通永和烏仁關更東  
西陣法為方陣頗損益兵械元昊遣李文貴齎野利旺  
榮書來送款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大  
寇定川籍召文貴開諭之遣去既而元昊又以旺榮書  
來會帝厭兵因招懷之遣籍報書使呼旺榮為太尉籍  
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得

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朝廷從之會敵新破涇原城砦方議修復使者往返踰年又遣賀從朮來改名曰曩霄稱男不稱臣籍不敢聞從朮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關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申諭之朝廷采用其策元昊既臣召籍為樞密副使籍言自陝西用兵公私俱困請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

食內地從之於是頗省邊費改參知政事拜工部侍郎  
樞密使遷戶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籍初入相且獨員而遽為昭文館大學士出  
殊拜也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為宣撫使諫官韓  
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  
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  
度既而捷書至帝喜曰青破賊卿之力也遂欲以青為  
樞密使同平章事籍力爭之不聽嶺南平二廣舉人推



思者六百九十一人論者以為過頃之齊州學究皇甫  
淵以捕賊功法當賞錢數上書求用道士趙清貺與籍  
娣家親結為淵白籍廼與堂吏共受淵賂小吏訴之下  
開封府捕清貺刺配遠州道死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  
清貺以滅口覆之無狀言不已乃罷知鄆州居數月加  
觀文殿大學士拜昭德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并州仁  
宗不豫籍嘗密疏請擇宗室之賢者為皇子其言甚切  
坐擅聽麟州築堡白草平而州將武戡等為夏人所敗

復為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遷尚書左丞不  
拜徙定州召還京師上章告老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  
潁國公薨年七十六時仁宗不豫廢朝臨奠皆不果第  
遣使弔賻其家贈司空加侍中謚莊敏籍曉律令長於  
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或斷斬剝磔或累笞至死以  
故士卒畏服治民頗有惠愛及為相聲望減於治郡時  
子元英朝散大夫孫恭孫

恭孫字德孺以蔭補通判施州崇寧中部蠻向文疆叛

詔轉運使王蘧領州事致討恭孫說降文疆而斬之蘧  
上其功進三秩知涪州遂以開邊為已任誘珍州駱文  
貴承州駱世華納土費不貲轉運判官朱師古劾恭孫  
生事詔黜師古而以恭孫代於是溱播溪思費等州相  
繼降每開一城輒褒遷五年間至徽猷閣待制威州守  
乞通保霸二州進恭孫直學士知成都府委以招納未  
幾其酋董舜咨董彥博來納土詔遣赴闕皆拜承宣使  
賜第京師更名保州祺州霸州享州使恭孫進築之言

者論其貪縱究治如章謫保靜軍節度副使纔踰月起  
知陳州復待制帥瀘州又以築思州進學士前後在西  
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  
餉為蜀人病無幾時皆廢宣和中卒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登進士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同  
州遷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磨勘司為京西轉  
運副使陞辭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湯  
藥聖主之澤也真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

為壽遷淮南轉運使父憂起復時歲比饑隨敕屬部出庫錢貸民市種糧歲中約輸絹以償流庸多復業徙河東轉運使三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以不善制辭出知應天府一日帝謂宰相曰隨治南京太寬王旦曰南京都會之地隨臨事汗漫無以彈壓改知揚州再加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仁宗為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事周懷政誅隨自陳嘗假懷政白金五十兩奪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乾興初復降祕書

少監徙通州以州少學者徙孔子廟起學舍州人熹遣子弟就學母喪起復光祿卿知潤州徙江寧府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也乃大出官粟平其價復給事中為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秦卒有負罪逃入蕃部者戎人輒奴畜之小不如意復執出求賞前此坐法多死隨下教能自歸者免死聽復隸軍籍由是多來歸者又建請增蕃落卒給廢陷馬地募民耕種坐

事徙河南府入為御史中丞同知禮部貢舉遷尚書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明道中為江淮安撫使還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事議者謂非輔弼之職其事遂寢加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為莊惠皇太后園陵監護使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自薛居正後故事初無相越遷門下侍郎者學士丁度之失也頃之以疾在告詔五日一朝入中書視事為相一年無所建明與

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執政數爭事會災異屢發諫官  
韓琦言之四人懼罷隨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河陽堯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隨外若  
方嚴而治失於寬晚更卞急輒嫚罵人性喜佛慕裴休  
之為人然風跡弗逮也

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高祖仔釣事閩為建州刺史  
遂家浦城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  
父負復夢家庭積笏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為人莊重



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玉山縣遷本寺丞真宗將東封泰山以殿中丞簽書兗州觀察判官事知台州歷南雄州徙洪州楊億以為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閔士輕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反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其度量宏廓如此未幾召試為直史館安撫京東權三司度支判官累遷尚書刑部郎中使契丹遂以兵部

郎中知制誥踰年為翰林學士遷右諫議大夫以給事

中為羣牧使遷禮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進承旨兼侍

講學士擢同知樞密院事遷戶部侍郎遂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帝謂得象曰向者太后臨朝

羣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所干

請今日用卿職此也陝西用兵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

書兼樞密使辭所加官明年以工部尚書為昭文館大

學士慶歷五年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郇國公

徙判河南府守司空致事薨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  
帝特往馬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皇祐中改謚文簡得  
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太后臨朝宦官方熾太后每遣  
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在中書  
凡八年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仁宗銳意天下事進  
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  
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言之得象居位自若既而章十上  
請罷帝不得已許之初閩人謠曰南臺江合出宰相至

得象相時沙湧可涉云

論曰殊籍隨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籍通曉法令隨練習民事皆能用其所長然籍終至絀免隨數遭譴斥何其才之難得也得象渾厚有容殊喜薦拔人物樂善不倦方之諸人殊其最優乎

呂夷簡字坦夫先世萊州人祖龜祥知壽州子孫遂為壽州人夷簡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稍遷大理寺丞祥符中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

闕政今封禪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徙濠州  
再遷太常博士河北水選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筭非  
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筭擢提點兩浙刑  
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時京師大建宮觀伐材木于南  
方有司責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誣以亡命收繫妻子夷  
簡請緩其役從之又言盛冬挽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  
卒番送真宗曰觀卿奏有為國愛民之心矣擢刑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

賀既而屬御史臺按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  
可欺朝廷耶卒以實奏忤大臣意歲蝗旱夷簡請責躬  
修政嚴飭輔相思所以共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  
上寇準判永興黥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  
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準爾宜勿問益徙之遠方  
從之趙安仁為御史中丞夷簡以親嫌改起居舍人同  
勾當通進司兼銀臺封駁事使契丹還知制誥兩川饑  
為安撫使進龍圖閣直學士再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

府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於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即位  
進右諫議大夫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道  
驗治允恭誅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內  
之方中真宗祔廟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  
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  
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  
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同列皆辭之後  
為例遷尚書禮部侍郎修國史進戶部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靈宮使玉清昭應宮災太后  
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為此今何以稱遺旨哉  
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  
因奏罷二府兼宮觀使進吏部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  
國史史成辭進官天聖末加中書侍郎章懿太后為順  
容薨宮中未治喪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  
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耶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  
卿何間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



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葬未利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儀仗葬之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以為修大內使內成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辭僕射乃兼吏部尚書初荆王子養禁中既長夷簡請出之太后欲留使從帝誦讀夷簡曰上富春秋所親非儒學之臣恐無益聖德即日命還邸中太后崩帝始親政

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  
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  
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罷之退告  
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  
由是夷簡亦罷為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  
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訶  
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歲中而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

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顧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為忠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

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臺諫詣閣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出道輔等后遂廢宗室子益衆為置太宗正糾率增教授員加右僕射封申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以右僕射復入相逾年進位司空辭不拜徙許國公時方飭兵備以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

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爾不若修洛陽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未幾感風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方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療疾今翦以賜卿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見

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興以前夷簡引避久之  
詔給扶母拜乃授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  
密同議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薨帝見羣臣涕  
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諡文靖  
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  
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  
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  
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

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宮驟增奉使又加遺契丹歲贈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閣進諫而夷簡謂伏閣非太平事且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弊夷簡指為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配食仁宗廟為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

並相後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  
碑四字以賜之有集二十卷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公  
著自有傳

公綽字仲祐蔭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天聖中為館閣  
對讀召試直集賢院辭改校理遷太子中允夷簡罷相  
復為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出知鄭州嘗問民疾苦  
父老曰官籍民產第賦役重輕至不敢多畜牛田疇久  
蕪穢公綽為奏之自是牛不入籍還判吏部南曹累遷



太常博士同判太常寺請復太醫局及請設令丞府史如天官醫師鈞容直假太常旌纛羽籥為優人戲公綽執不可遂罷之糾察在京刑獄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從慶反誣衆以邀賞因言京師衛兵百萬不痛懲之則衆心搖遂斬慶以徇遷尚書工部員外郎為史館修撰時夷簡雖謝事猶領國史公綽辭修撰夷簡薨還兵部員外郎復為修撰服除復同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公綽以郊廟祭器未完制度多違

禮請悉更造故事薦新諸物禮官議定廼薦或後時陳  
敗公綽採月令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為  
圖又以歲大中小祠凡六十一禘祫二祫獻興俯玉帛  
尊彝菁茆醢醢鍾石歌奏集為郊祀總儀上之又言古  
者天地宗廟日月五方百神之祀咸有尊罍五齊三酒  
分實其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氣今有司徒設尊  
罍而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按周禮實齊酒取火於  
日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當正位今

側鄉之非所以示尊嚴也初謚諸后皆繫祖宗謚而真宗五后獨曰莊公綽曰婦人從夫之謚真宗謚章聖而后曰莊非禮也願更為章多施行之歷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永興軍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安遠砦古渭州諸羌來獻地公綽顧其屬曰天下之大豈利區落尺寸地以為廣邪卻之弓箭手馬多闕公綽諭諸砦戶為三等凡十丁為社至秋成募出金帛市馬馬少則先後給之祀明堂遷刑部郎中召為龍圖閣學

士權知開封府歲餘願罷府事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審  
刑院兼判太常寺初公綽在開封府宰相龐籍外屬道  
士趙清貺受賂杖脊道死至是御史以為公綽受籍旨  
杖殺清貺以減口左遷龍圖閣學士知徐州方杖清貺  
時實非公綽所臨頃之公綽亦自辨復侍讀學士徙河  
陽留侍經筵時久不雨帝顧問何以致雨曰獄久不決  
即有冤者故多旱帝親慮囚已而大雨遷右司郎中未  
拜卒贈左諫議大夫公綽通敏有才父知政時多涉干

請喜名好進者趨之嘗漏洩除拜以市恩時人比之竇  
申

公弼字寶臣賜進士出身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自  
寶元慶歷以來宿師備邊既西北撤警而將屯如故民  
疲餽餉公弼始通御河漕粟實塞下冶鐵以助經費移  
近邊屯兵就食京東增城卒給板築蠲冗賦及民逋數  
百萬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知公弼名識於殿柱至  
是益材其為擢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瀛洲入

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改同羣牧使以樞密直學士知渭延二州徙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劔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劔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羣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蔡襄主計訴訟不時決故多留事卿繼其後將何以處之公弼頓首謝對曰襄勤於

事未嘗有曠失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為長者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為陛下耳目執政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彗出營室帝憂之同列請飭邊備公弼曰彗非小變陛下宜側身修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神宗立司馬光劾內侍高居簡帝未決公弼曰光與居簡勢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擇其重者帝曰然則當奈何

公弼曰遷居簡一官而解其近職光當無爭從之進樞密使議欲併環慶鄜延為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為一路猝有緩急將何以應又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諉邊吏可乎乃止王安石知政事嫌公弼不附已白用其弟公著為御史中丞以偏之公弼不自安立上章避位不許陳升之建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減其牢廩徙之淮南公弼以為非人情帝曰是當退為剝員者今



故為優假何所害對曰臣不敢生事邀名正恐誤國耳  
既使去本土又削其廩餉二十萬衆皆反側為之奈何  
韓絳議復肉刑公弼力陳不可帝皆為之止安石立新  
法公弼數言宜務安靜又將疏論之從孫嘉問竊其橐  
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不樂遂罷為觀文殿學士知太  
原府韓絳宣撫秦晉將取囉兀城令河東發兵二萬趣  
神堂新路公弼曰敵必設伏以待我永和關雖回遠可  
安行無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伏詔褒之麟

州無井惟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倣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末炭堽土於其上板築立遂包泉於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俄以疾請知鄭州王韶取熙河朝廷謀秦鳳帥帝曰公弼在河東方出師倉卒時有緩御之能宜使往乃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帝疑其不肯行公弼聞命即治裝帝喜召之入對慰勞而遣之既赴鎮羌董璘輒治書稱敕公弼卻之曰藩臣安得妄

稱敕董璲懼自是不復敢纔旬月復以疾求解為西太  
一宮使薨年六十七贈太尉諡曰惠穆

公孺字稚卿任為奉禮郎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占  
對詳敏仁宗以為可用知澤潁廬常四州提點福建河  
北路刑獄入為開封府推官民鬻薪為盜所奪逐之遭  
傷尹包拯命答盜公孺曰盜而傷主法不止答執不從  
拯善其守及使三司而公孺為判官事皆咨決之判都  
水監未幾改陝西轉運使神宗得綏州遣使議守棄之

便久未決命公孺往與郭達議合遂存綏州常平法行  
公孺請以青苗免役歸提刑司徒知渭州再徙鄆州坐  
失入死刑責知蔡州元豐初帝召公孺慰之曰長安謀  
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  
思歸奮斧鉞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  
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  
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  
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佇立以

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  
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知審官  
東院出知秦州李憲以詔出兵欲盡駐原渭公孺不可  
與憲相論奏坐徙相州更陳杭鄭瀛四州元祐初加龍  
圖閣直學士復以為秦州固辭改祕書監遷刑部侍郎  
知開封府為政明恕幕人遷黼坐設毀其角法當徙公  
孺請罪數十人皆以杖免原廟亡珠繫治典吏久公孺  
曰主者番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日宮嬪

狎至奈何顙指吏卒乎請之得釋擢戶部尚書以病提  
舉醴泉觀卒年七十贈右光祿大夫公孺廉儉與人寡  
合嘗護曹佾喪得厚餉辭不受談者清其節焉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嘗主陰城鹽院因家陰城士遜生  
百日始啼淳化中舉進士調鄆鄉主簿遷射洪令轉運  
使檄移士遜治鄴民遮馬首不得去因聽還射洪安撫  
使至梓州問屬吏能否知州張雍曰射洪令第一也改  
襄陽令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邵武縣以寬厚得民前

治射洪以旱禱雨白崖山陸史君祠尋大雨士遜立廷  
中須雨足乃去至是邵武旱禱歐陽太守廟廟去城過  
一舍士遜徹蓋雨霑足始歸改祕書丞監折中倉歷御  
史臺推直官翰林學士楊億薦為監察御史貢舉初用  
糊名法士遜為諸科巡鋪官以進士有姻黨士遜請避  
去真宗記名於御屏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為令中  
書擬人充江南轉運使再擬輒見邵帝獨用士遜再遷  
侍御史徙廣東又徙河北河侵棣州詔徙州陽信議者

患糧多不可遷士遜視瀕河數州方艱食即計餘以貸貧者期來歲輸陽信公私利之仁宗出閣帝選僚佐謂宰臣曰胡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今王尚少宜以士遜為友令王答拜於是以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為壽春郡王友改昇王府諮議參軍遷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右庶子改左庶子士遜言詣資善堂升階列拜而皇太子猶跪受宜詔皇太子坐受之帝不許詔士遜等遇太子侍駕出入許陪從判史館知審刑院以太子賓客樞密



直學士判集賢院既而二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遂換太子詹事擢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兼詹事累遷尚書左丞遂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曹汭獄事起宦者羅崇勲江德明方用事因譖利用帝疑之問執政衆顧望無有對者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宮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明道初復入相進中書侍郎兼兵部

尚書明年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歲旱蝗士遜請如漢故事冊免不許及帝自損尊號士遜又請降官一等以答天變帝慰勉之羣臣上章懿謚冊退而入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勲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士遜以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勲亦以使相判許州翊日入謝班崇勲下帝問其故士遜曰崇勲為使相臣官僕射位當下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以崇勲知陳州時士遜罷已

累日制猶用宰相銜有司但奉行制書不復追改徙河南府寶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郢國公士遜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閔幽閉亦省浮費也近復有獻鬻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帝徐曰近言者至有毀大臣揭君過者士遜曰陛下審察邪正則愠訐之人宜自戒懼矣馮士元獄既具帝以決獄問士遜士遜曰臺獄阿徇非出自宸斷何以愜中外之論邪帝曰君子小人有黨乎士遜曰有

之第公私不同爾帝曰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  
矣康定初士遜言禁兵久戍邊其家在京師有不能自  
存者帝命內侍條指揮使以下為差等出內藏緡錢十  
萬賜之士遜又請遣使安撫陝西帝命遣知制誥韓琦  
以行於是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士遜等參議及簡  
輦官為禁軍輦官攜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方  
朝馬驚墮地時朝廷多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  
曰政事府豈養病之地邪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廼

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詔朔望朝見及大朝會綴中書  
門下班與一子五品服士遜辭朝朔望間遣中使勞問  
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請買城南  
官園帝以賜士遜宰相得謝蓋自士遜始就第凡十年  
卒年八十六帝臨奠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其墓  
碑曰舊德之碑士遜生七日喪母其姑育養之既長事  
姑孝謹姑亡為行服徒跣扶柩以葬追封南陽縣太君  
初陳堯佐罷參知政事人有挾怨告堯佐謀反復有誣

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曰儉人構陷善良以搖朝廷姦  
偽一開亦不能自保矣帝悟抵告者以罪誣諫官事亦  
不下然曹利用在樞府藉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  
否時人以和鼓目之士遜嘗納女口宮中為御史楊偕  
所劾子友直字益之初補將作監主簿再遷為丞士遜  
為請館閣校勘仁宗曰館閣所以待英俊不可乃令館  
閣讀書詔校勘毋得增員後編三館書籍遷祕閣校理  
同知禮院賜進士出身知襄州坐軍賊張海剽劫不能

制罷歸後除史館修撰御史何郯言史館修撰故事皆  
試知制誥友直不當得改集賢殿修撰以天章閣待制  
知陝州同勾當三班院侍宴集賢殿猶衣緋衣仁宗顧  
見之廼賜金紫累遷工部郎中知越州州民每春斂財  
大集僧道士女謂之祭天友直下令禁絕取所斂財建  
學以延諸生卒官士遜嘗記帝東宮舊事而史官未之  
見友直纂為資善錄上之幼子友正字義祖杜門不治  
家事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許其

草書為本朝第一

論曰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士遜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依違曹利用以取譏方夷簡在下僚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為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雖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



宋史卷三百十一

宋史卷三百十一考證

王隨傳河南人○宋通鑑東都事畧俱作河陽人

同知禮部貢舉遷禮部侍郎○遷監本誤選今從南監  
本改

呂夷簡傳因請以祥符天書內之方中○方中二字疑  
東都事畧作納之陵中

夷簡子公綽鉤容直○此三字疑

父知政時○南本作父執政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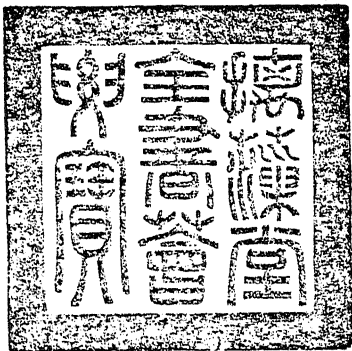
夷簡子公弼拔軸法○監本作拔轉法今從閣本及南  
本改

張士遜傳為諸科巡鋪官○此句有疑

宋史卷三百十一考證

謹案卷三百十第一頁前五行李廸子東之肅之  
承之及之孫孝基孝壽孝稱按肅之等傳肅之  
承之及之皆廸弟之子孝壽孝稱皆及之之子  
此云廸子廸孫係記後廸傳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劉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四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一

韓琦

子忠彥

曾公亮

子孝寬  
孝蘊

孝廣  
陳升之

吳充

王珪

從父罕  
從兄琪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自有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



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涖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為病琦奏罷之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

抑僥倖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為相謂之曰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曾聞望方崇罕所獎與琦聞其語益自信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為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為緩調蠲給之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為陝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

為所執時宰入他誣收繫平子弟琦辨直其寃進樞密  
直學士副夏竦為經畧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  
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  
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  
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  
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  
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  
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

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  
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  
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沒於好水川竦使  
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  
自劾獨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  
鳳經畧招討安撫使慶厯二年與三帥皆換觀察使范  
仲淹龐籍王公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為陝  
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

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  
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  
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  
稱臣召為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為援強邀索無厭宰  
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  
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  
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掾  
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

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  
聽其注措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張海郭邈  
山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修廊延城障須敵悉  
歸所侵地乃許和歸陳西北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  
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  
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  
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  
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勛業仲淹等

亦以天下為己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  
琦為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  
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  
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初定州兵  
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譟城下琦聞之以為  
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  
賻其家籍其孤嫠既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  
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

保州在道為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壯  
又振活饑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鄰道視以為準拜武康  
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貴勢貪恣既誣逐  
前帥李昭亮所為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省契  
丹冒占天地廟地琦召其部長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廟  
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既又侵耕陽武砦地琦鑿塹立  
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  
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為此皆



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為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為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

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啟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

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為皇子明年英

宗嗣位以琦為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  
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  
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  
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  
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  
宮遂成隙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  
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  
修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

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  
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  
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  
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  
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  
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  
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

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  
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  
安社稷帝領之即召學士草制立潁王神宗立拜司空  
兼侍中為英宗山陵使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  
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為跋扈琦請去帝為黜  
陶永厚陵復土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  
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  
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忠彥祕閣校

理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俶擾  
改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  
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  
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負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  
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為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  
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  
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  
琦復言賊既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

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懷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請辨愈切不克



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勅團保甲四

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係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罪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為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迨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

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  
怨於畎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  
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  
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  
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  
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  
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  
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

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疏上會安石  
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  
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  
隕於治所櫪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  
銀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為治冢篆其碑曰兩朝  
顧命定策元勲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廷常  
令其子若孫一人官於相以護邱墓故事三省長官惟  
尚書令為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單贈後又詔雖

當追策不復更加師保蓋貴之也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為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今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

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其見重於外國也如此琦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材為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為多選飭羣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為可用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陞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為

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鬪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  
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徽宗追  
論琦定策勲贈魏郡王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  
彥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為  
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  
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

忠彥字師朴少以父任為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  
忠彥以祕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為開

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判官出通判永寧軍召還為戶部判官琦薨服除為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於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為遼王使其臣王言敷燕於館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懽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



還時官制行章惇為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  
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  
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稟議之有詔從其請  
左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  
旨忠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於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  
中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  
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必  
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

祐中召為戶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弟嘉彥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始政當時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善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棄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為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

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  
盡還流人而甄叙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為右相多不  
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  
以欽聖欲復廢后為忠彥罪再降大中大夫懷州居住  
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  
州居住逮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復大中大夫遂

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徽宗時為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命其子肖胄代之別有傳

論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忠彥世濟其美繼登相位宜矣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民

田鏡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門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坐父買田境中謫監湖州酒久之為國子監直講改諸王府侍講歲滿當用故事試館職獨獻所為文授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擢天章閣待制賜金紫先是待制不改服仁宗面錫之曰朕自講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遂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為翰林學士判三班院三班吏叢猥非賅謝不行貴游子弟多倚勢請謁公亮掇前後章程視以從事吏不能舉手以端明殿

學士知鄭州為政有能聲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  
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  
者之謬耳索之果然復入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未幾  
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六年  
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  
明練文法更踐久習知朝廷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  
訪焉仁宗末年琦請建儲與公亮等共定大議密州民  
田產銀或盜取之大理當以彊公亮曰此禁物也取之

雖彊與盜物民家有間矣固爭之遂下有司議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初東州人多用此抵法自是無死者契丹縱人漁界河又數通鹽舟吏不敢禁皆謂與之校且生事公亮言萌芽不禁後將奈何雄州趙滋勇而有謀可任也使諭以指意邊害訖息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尋知戶部尚書帝不豫遼使至不能見命公亮宴於館使者不肯赴公亮質之曰錫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有疾而必使親臨處之安乎使者即就

席神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熙寧二年進昭  
文館大學士累封魯國公以老避位三年九月拜司空  
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明年起判永興軍  
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佚自陝以西皆警備閱  
義勇益邊兵移內地租賦人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靜次  
第奏罷之專務裁抑冗費長安豪喜造飛語聲言營卒  
怨減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為亂邦人大恐或勸毋出  
游公亮不為動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居一歲還



京師旋以太保致仕元豐元年卒年八十帝臨哭輟朝三日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勲之碑公亮方厚莊重深沉周密平居謹繩墨蹈規矩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帝嘗以方張安世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上方向之陰為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者嘗遣子孝寬參其謀至上前畧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其助已故引擢孝寬至樞密以報之蘇軾

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

乃天也世譏其持祿固寵云子孝寬從子孝廣孝蘊

孝寬字令綽以蔭知桐城縣選知咸平縣民詣府訴雨

傷麥府以妄杖之孝寬躬行田辨其實得蠲賦除祕閣

修撰提點開封府界鎮縣保甲法行民相驚言且籍為

兵知府韓維上言乞候農隙行之孝寬榜十七縣揭賞

告捕扇惑者民兵不敢訴維之言不得行入知審官東

院判刑部熙寧五年遷樞密都承旨承旨用文臣自孝

寬始擢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丁父憂除喪以端  
明殿學士知河陽徙鄆鄆有孟子廟孝寬請於朝得封  
鄒國公配享孔子連徙鎮以吏部尚書召道卒年六十  
六贈右光祿大夫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為北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  
河故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為都  
水丞前此班行使臣部木棧至者須校驗無所失亡乃  
得送銓監吏領賕謝不時遣孝廣治籍疏姓名謹其去

留一歲中歸選者百輩除京西轉運判官入為水部員外郎河決內黃詔孝廣行視遂疏蘇村鑿鉅野導河北流紓澶滑深瀛之害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歲溢涌浸齧北岸孝廣按河隄得廢渡口遺迹曰此昔人所以殺水勢也即日濬決之累石為防自是無水患出提點永興路刑獄陝西京西轉運副使還為左司郎中擢戶部侍郎進尚書坐錢帛不給費罷為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又以前聘契丹失奉使體奪職尋復之移知潭州加顯謨

閣直學士知鄆州孝廣與胡安國鄒浩善皆大觀中忤時相御史論之復奪職知饒州踰年徙廣州歷成德軍太原府得故職以卒年六十贈正議大夫孝廣涖官以嚴稱獲盜輒碎其手焉

孝蘊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糴事建言揚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為牐以便漕運商賈既成公私便之提舉兩浙常平改轉運判官知臨江軍召為左司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時京邑有盜徽宗怒期三日

不獲坐尹罪孝蘊奏求盜急則遁益遠小緩當自出從其言得盜崇寧建殿中省擢為監居數月言者論其與張商英善以集賢殿修撰出知襄州徙江浙荆淮發運泗州議開直河以避漲溢沙石之害孝蘊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既而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勲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召為戶部侍郎帝嘗問右曹儲物幾何疾作不能對徙工部以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其後坐累連削黜至貶安遠軍節度副使宣和二年始復天章閣待制

知歙州方臘起青溪孝蘊約敕郡內無得奔擾分兵守  
阨塞有避賊來歸者獲罪使出境人稍恃以安會移青  
州既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時賊已破杭孝蘊單車至城  
下城既克復軍士多殺人孝蘊下令從者得自首無輒  
殺皆束手不敢驚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又加龍圖閣  
學士卒年六十五贈通議大夫

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歷知封州漢陽軍  
入為監察御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好藏

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又言三館為搢紳華途近者用人益輕遂為貴游進取之階請嚴其選詔自今臣僚乞子孫恩者毋得除館閣著作佐郎王瓘遇殿帥郭承祐於道訶怒不下馬執送府升之言京官不宜為節度使下馬因劾承祐驕恣解其任張堯佐緣後宮親為三司使尋為宣徽使內侍王守忠領兩鎮留後求升正班御史張昇補郡久不召彭思永論事令窮問所從來唐



介擊宰相斥嶺南升之皆極諫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  
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  
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真定府加龍圖  
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  
知悉付之轉運使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閤滯罷懦  
則凌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  
宜從此始乃詔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昇  
與升之同領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功務升之初為

諫官時嘗請抑絕內降詔許有司執奏勿下至是申言之詔委三省劾正其罪仍揭於朝堂文彥博乞罷相升之慮樞密使賈昌朝復用疏論其邪昌朝卒罷去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使於是諫官御史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交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邪乃兩罷之以升之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復拜樞密副使神宗立

以母老請郡為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元年徙許中道改大名府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著既為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既相遂請免條例司其說以為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

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  
臥逾十旬帝數敦諭乃出會母喪去位終制召為樞密  
使足疾不能立朝七年冬祀又不能相禮拜鎮江軍節  
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  
中書令謚曰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王  
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  
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為相甫得志即求  
解條例司又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

謂之筌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吳充字沖卿建州浦城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調穀熟主簿入為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歲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選人胡宗堯者翰林學士宿之子坐小累不得改京官判銓歐陽修為之請仇家譖修以為黨宿詔

出修同州充言修以忠直擢侍從不宜用讒逐若以為私則臣願與修同貶於是修復留而充改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治喪越式判寺王洙命吏以印紙行文書不令同僚知充移開封治吏罪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還為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厯知陝州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問充所在會入覲語其為吳王宮教授時事嘉勞之尋權鹽鐵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

沒或藁殞數十年傷敗風化宜限期使葬詔著為令河  
北水災地震為安撫使使還王安石參知政事充子安  
持其壻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院權三司使為翰林學  
士三年拜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蕃酋木征遁去充請  
招還故地縻以爵秩使自領所部永為外臣無庸列置  
郡縣殫財屈力時方以開拓付韶充言不用八年進檢  
校太傅樞密使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為數  
為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

代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欲有所變革乞  
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  
數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自新法之行中外  
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  
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幾年於茲矣今日救天下  
之急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代之謀而欲期  
成效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也欲去此五者必先別  
利害以悟人主之心欲悟人主之心必先開言路今病



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  
王珪與充並相忌充陰掣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  
州獄捕安持及親戚官屬考治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  
亡他及確預政充與議變法於前數為所詘安南師出  
無功知諫院張瑄又謂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復置獄  
充既數遭同列困毀素病瘤積憂畏疾益侵元豐三年  
三月輿歸第罷為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踰月卒  
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充內行修飭事兄甚

謹為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  
於上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  
之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譏其知不可而弗能勇退也  
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為諫官起居郎安持為都  
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安詩子儲安持子  
侔官皆負外郎坐與妖人張懷素通謀誅死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曾祖永事太宗為右  
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賦至則悉除無名之筭民皆

感泣使還或言其多弛賦租帝詰之對曰使新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雖得罪死不恨帝大悅珪弱歲竒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喟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舉進士甲科通判揚州吏民皆少珪有大校嫚不謹捽置之法王倫犯淮南珪議出郊掩擊之賊遁去召直集賢院為鹽鐵判官修起居注接伴契丹使壯使過魏舊皆盛服入至是欲便服妄云衣冠在後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謝遂為賀正旦使進知制誥

知審官院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為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三聖並侑南郊而溫成廟享獻同太室珪言三后並配所以致孝也而瀆乎饗帝後宮有廟所以廣恩也而僭乎饗親於是專以太祖侑於郊而改溫成廟為祠殿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而歎曰真學士也帝宴寶文閣作飛白書

分侍臣命珪識歲月姓名再宴羣王又使為序以所御  
筆墨牋硯賜之英宗立當撰先帝謚珪言古者賤不誅  
貴幼不誅長故天子稱天以誅之制謚於郊若云受之  
於天者近制唯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  
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濮王追崇典禮珪與侍從禮官  
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  
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始珪之請對而作詔也有密譖  
之者英宗在位之四年忽召至藥珠殿傳詔令兼端明

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盃諭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於翰墨聞二府負缺即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為久次嘗因展事齋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超授銀青光祿大夫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確為右僕射先是神宗謂執政

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  
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  
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  
召司馬光珪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為既  
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  
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啓之八年帝有疾珪白皇太  
后請立延安郡王為太子太子立是為哲宗進珪金紫  
光祿大夫封岐國公五月卒於位年六十七特輟朝五

日賻金帛五千贈太師謚曰文公賜壽昌甲第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閎侈瓌麗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紹聖中邢恕謗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以為當時兩府大臣嘗議奏請建儲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恕又誘教高道裕



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雍王遣士京故兄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珪由是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削子籍徽宗即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謚政和中又復之珪季父罕從兄琪

罕字師言以蔭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訴水輕重失其平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為圖明年訴牒至按圖示之某戶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在潤奏下其式於諸道西方用兵仍年科箭羽於東南價踊貴富室至豫

貯以待鬻罕白郡守倍其直市之而令民輸錢旁州聞之皆願如常州法累遷戶部判官修太宗別廟中貴人大慮材將一新之罕白是特歲久丹漆黯闇但當致飾耳棖櫨皆如故唯易一楹省緡錢十萬出為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罕行部在潮廣州守仲簡自園中遣書邀罕罕報曰吾家亦受困非不欲歸顧獨歸無益當求所以相濟者遂還惠州州之惡少年正相率為盜里落驚擾惠人要罕出城及郊遮道求救護者數千計罕擇

父老可語者問以策曰吾屬皆有田客欲給以兵使相保聚罕曰有田客者如是得矣無者奈何乃呼耆長發里民補壯丁每長二百人又令邑尉增弓手二千已時下令約申而集募有方畧者許以官秩金帛使為甲首久之無至者有婦人訴為僕奪釵珥捕得之并執奪攘者十八輩皆梟首決口置道左傳曰此耆長發為壯丁不肯行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六百人尉所部亦至於是染庫帛為旗授之割牛草為盾形柔之湯中每

盾削竹籤十六穿於革以木為鼻使持之自蔽斷苦竹  
數千銛其末使操為兵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倣而  
行之數日衆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隸行伍無敢動乃簡  
卒三千方舟建旗伐鼓作樂順流而下將至廣悉衆登  
岸斬木為鹿角積高數仞營於南門智高戴黃蓋臨觀  
相去三十步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智高遂  
解去時南道郵驛斷絕罕上事不得通而提點刑獄鮑  
軻遁處南雄數具奏及賊平軻受賞罕謫監信州酒安

撫使孫沔言罕實有功復以為西路轉運使或傳智高不死走火峒儂宗旦據險聚衆邕守蕭注謀擊之罕呼宗旦子曰新謂之曰汝父內為交趾所仇外為邊將希賞之餌非計也汝歸報擇利而為之於是父子俱降徙知潭州擢戶部度支副使復為潭州為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為人妻無子父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

憲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傳為神明監  
司上治狀敕書褒諭賜絹三百徙知明州以光祿卿卒  
年八十兄之子珪少孤罕教養有恩後珪貴每予書必  
以盛滿為戒云

琪字君玉兒童時已能為歌詩起進士調江都主簿上  
時務十二事請建義倉置營田減度僧罷鬻爵禁錦綺  
珠貝行鄉飲籍田復制科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校  
勘集賢校理帝宴太清樓命館閣臣作山水石歌琪獨

蒙褒賞詔通判舒州歲饑奏發廩救民未報先賑以公  
租守以下皆不聽琪挺身任之知復州民毆佃客死吏  
論如律琪疑之留未決已而新制下凡如是者聽減死  
歷開封府推官直集賢院兩浙淮南轉運使修起居注  
鹽鐵判官判戶部勾院知制誥嘗入對便殿帝從容謂  
曰卿雅有心計若三司缺使當無以易卿會奉使契丹  
因感疾還上介誣其詐責信州團練副使久之以龍圖  
閣待制知潤州轉運使欲浚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

寢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寧先是府多火災或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召令廂邏具為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姦人誅之火患遂息復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人判太常寺又出知杭州復為揚州潤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琪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厨傳以沽名譽故待賓客頗闊畧間造飛語起謗終不自恤葬於真州詔



真揚二州發卒護其寔蓋異數也

論曰公亮靜重鎮浮練達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成  
升之自為言官即著直聲然皆挾術任數公亮疾琦專  
任薦王安石以間之升之陰助安石陽為異同以避清  
議二人措慮如此豈誠心謀國者乎新法之行何望其  
能正揅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喁喁思有所  
休息充力不逮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鞅以死傷哉其  
不足與有行也珪容身固位於勢何所重輕而陰忌正

人以濟其患失之謀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宋史卷三百十二

宋史卷三百十二考證

曾公亮傳子孝蘊皆束手不敢驚○驚南本作驚  
吳充傳作六歲以獻○六監本誤大今從南本改

王珪傳恕又誘教高遵裕子士京上奏○南北本俱作  
道裕今從宋通鑑及東都事畧改

宋史卷三百十二考證